



## 谭正岩 小剧场京剧大角色

身为谭派京剧第七代传人，他是小剧场京剧中身兼老生与小生角色的试水者，让京剧更加细致而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

文 本刊记者 华南

他是京剧谭派第七代传人，传承家族经典；他是小剧场京剧中身兼老生与小生角色的试水者，让京剧更加细致而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；他又是孜孜不倦追求京剧艺术的著名青年京剧演员，一招一式精益求精。

他是北京京剧院主演、谭门第七代嫡传人谭正岩。

冬日正午，记者按照约定采访时间来到北京京剧院，练功楼沉浸在一片静谧中。乘电梯到9层，瞬间被一把京胡伴奏下高亢婉转的唱腔吸引，穿过狭长的走廊循声而去，找到谭正岩的练功房。唱段行云流水、与

胡琴相得益彰，令人不忍打断。不料几分钟后谭正岩在心里估计时间差不多，细心地打开门，把记者迎进屋去。清亮的小生唱段并非谭派老生谭正岩的本行，他坦言：“这是我们新排练的小剧场京剧《碾玉观音》，戏里我都是小生扮相，今天练一练。”

高挑俊朗、帅气温和、唱腔典雅的谭正岩，小生扮相令人期待。小剧场京剧的话题自然而然由此展开来，在狭小且略有些凌乱的练功房里，谭正岩讲起小剧场京剧、谈起钟爱的京剧艺术、忆起从艺多年的点点滴滴，饶有趣味又意味深长。

### 寻梦小剧场京剧

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……2014年晚秋，首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期间，《浮生六记》作为小剧场京剧代表剧目再次演出。清朝作家沈复书中描写的沈三白与妻子芸娘的生活，在台上幻化为平实简洁趣味横生的场景，被谭正岩和搭档窦晓璇演绎得百转千回、耐人寻味。欢畅处让人心驰神往，悲情时又让人黯然神伤。

仅能容纳200多人的繁星戏剧村小剧场里座无虚席。这在《浮生六记》公演的近7年间是常态。在这里，谭正岩与观众们很近很近，甚至他伸一伸手，就能碰到坐在前排的人。这



里没有传统京剧舞台的二道幕，有的观众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一出戏已经开唱。大家看演员们也不再限于远观，而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演员最细微的表情变化。

这让谭正岩感觉很好：“我觉得这种形式挺好的，观众距离演员那么近，能看到演员的面目表情，哪怕眨一下眼睛都能看到，这对观众了解京剧表演是有好处的。”观众的反应印证了谭正岩的感受。欢闹时，观众会心而笑；凄凉处，有人潸然泪下。这一细微的反馈也触动了谭正岩，“在大剧场唱京剧，我真的没看到过观众有看哭的，但是小剧场京剧，我看到过好几次。”

谭正岩对小剧场概念并不陌生，他看过小剧场话剧，感觉很不错。“我也是因为喜欢上小剧场话剧，进而关注大剧场话剧的。”虽然北京京剧院是国内最早尝试小剧场京剧的剧院之一，而且第一出《马前泼水》便颇受好评，但谭正岩仍旧不曾将小剧场与自己从事的京剧艺术联系起来。2008年，机会不期而遇。谭正岩被北京京剧院领导问起是否愿意担纲演出小剧场京剧《浮生六记》。

袒露自己参演《浮生六记》的心声，谭正岩略带着兴奋又有些腼腆地讲道：“每位演员都有私心，希望有属于自己的戏，加上之前院里排过的小剧场京剧《马前泼水》很吸引人，于是这次毫不犹豫就加入进来。我觉得，这次有个好事赶到我身上了。”学习京剧谭派老生多年，人们仍然习惯拿谭正岩和祖父谭元寿、曾祖父谭富

英相比，不论说像还是不像，总归脱离不了模仿。《浮生六记》让重压之下的他得以实现接戏时的愿望，“终于让我有了自己的角色，他们再也不能说‘你爷爷、你老祖不是这么演的’了。”

《浮生六记》的主创人员以年轻人为主，不论编剧白爱莲，还是窦晓璇等搭档们，都是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，大家相处起来比较轻松愉快，这让谭正岩也觉得开心。挑战出现在表演模式上，戏中谭正岩先后扮演老生、小生，老生是本行，小生则不那么娴熟。而在小剧场演出中，细节会被格外放大，谭正岩特意请来一位小生老师手把手地教。

采访时，谭正岩随手示范，“比如老生和小生拿扇子都是不一样的，老生是这样的，徐徐扇动又有力度，小生则更轻快而意气风发。他们是俩法儿。我更喜欢小剧场，可能因为我更注重表演，我觉得唱腔确实能打动入，但确实不要忽略表演。”唱功深厚而做功灵动的谭正岩，将沈三白塑造得深入动人，于是便有唱到动情处使观众不禁落泪。

“这种演出不像大舞台过于严肃，小剧场京剧更贴近百姓，更融入当今社会。我们利用当今社会上流行的词语融入到戏里，也就是现场‘砸挂’。在2009年演出时，表演下毒时我们提到‘三鹿奶粉’事件等当时热点事件，我个人觉得非但无伤京剧大雅，反而更能增加戏曲的趣味性，本来戏曲和曲艺就如兄弟嘛。”

热爱相声、喜欢表演的谭正岩很

擅长这种“砸挂”，多数调侃的包袱都由他来编导。这部戏也让谭正岩积累起了自己的粉丝群，让他真正体会到作为一名京剧演员的快乐，“远比作为一个名门之后带给我的快乐更多”。

## 扛起谭派大旗

《浮生六记》让很多普通人了解京剧，逐渐成为戏迷。他们由此认识了谭正岩，也让谭正岩找到了自己。作为谭派第七代传人，谭正岩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“肩上扛着延续谭派艺术的大旗，学京剧责无旁贷”。

其实，生于1979年的他出生后百天便被送到外婆家生活，并没有长期耳濡目染在祖父家浓郁的梨园氛围中，三四岁时看的第一出京剧是杨少春主演的《闹天宫》，武艺高强的美猴王让谭正岩崇拜不已，从此他称杨少春为“猴子爷爷”，称杨先生的老伴儿为“猴子奶奶”，至今如此。

“儿时对京剧的喜欢完全出于好奇，觉得走进后台就跟看动画片一样，天兵天将什么都有。”小学时谭正岩课余时间学过武术，曾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同几百名小朋友进行表演。练功要强的谭正岩练武术时每个动作都要求自己做到全班最好，这让教练大为赞许，“处女座嘛，你懂的”。谭正岩拿自己“开涮”一把。

于是，亚运会开幕式表演结束后，教练把谭正岩领到北京市少年宫武术队。练了不到一个月，父母去少年宫接谭正岩时看到马派传人安云武老师，马老师问清来由后，拉着谭正岩和父母走到武术班后面的大厅里，大



**袒露自己参演《浮生六记》的心声，谭正岩略带着兴奋又有些腼腆地讲道：“角色适合我，加上之前院里排过的小剧场京剧《马前泼水》很吸引人，于是这次毫不犹豫就加入进来。我觉得，这次有个好事赶到我身上了。”**

厅进门迎面挂着五个大字“京昆少儿团”，这是进戏校之前的培训班。谭正岩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表妹谭小令、谭小羽，又发现训练内容跟武术班差不多，于是留在京昆班。“两个月后正好赶上北京市戏曲学校（现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）招插班生，父母问我想不想练，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想。于是家里就把我送到戏校了。”

插班考入北京戏曲学校，谭正岩最终还是走上京剧这条路。

人在戏中，真正爱上京剧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在谭正岩记忆里，北京戏校6年里的前两年就是跟着起哄，集体生活新鲜有趣、每天都能“玩”到刀枪剑戟、练功吃苦时偷偷掉泪，并没有刻苦的概念。唯一区别是因为他出身名门，负责剧目的老师起初不敢教，怕被谭家说不正宗。后来谭元寿带着孙子挨个老师拜访，“爷爷告诉老师该怎么教就怎么教，既然送进戏校，家里就不干涉，绝不改一个手指头”。

直到进入戏校第三年，曲咏春老师教了一出《八大锤》，谭正岩才发现自己从腿功到圆场功实在太缺乏了。再加上当时受老师刻苦学戏故事的感染，谭正岩的“处女座特质”再次爆发，从此开始超乎常人地勤奋不辍。

“拼”下第一年后，谭正岩被评为“苦练标兵”。他觉得脚下有根了。1993年底一次公演，他演了这出《八大锤》，水平突飞猛进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越人多演得越疯，谭正岩那次惊艳全场，周围人包括老师和同学都说谭正岩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最欣慰

莫过于家人，“爷爷坐在观众席前排颌首含笑”，觉得谭派终于后继有人。

从戏校毕业后，谭正岩又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完成四年本科学业。2001年，谭正岩进入北京京剧院成为一名青年谭派老生演员。“我曾祖父谭富英、祖父谭元寿、父亲谭孝曾都曾在北京京剧院工作，我也应该回来。”初入北京京剧院，谭正岩觉得压力越来越大。他坦言：“知道不能再用小孩子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从最初觉得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青年演员，到后来要求自己不负于优秀演员的水准，再到后来力求继承谭派精华。盛名之下的辛苦难为人知，‘谭’字背不好是个沉重的包袱。”

谭正岩努力地往前走。2005年，他在CCTV京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中获得老生组金奖。2011年，谭正岩以一出《失空斩》参加“魅力春天——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擂台赛”，长安大戏院戏台上，首次唱完全套《失空斩》，博得满堂彩。著名演员、老戏迷王铁成看完后，兴奋地给谭正岩父亲谭孝曾打电话，夸谭正岩不完全是用老戏的方法，而是有了自己的表演特点。谭正岩得知后倍感欣慰：“这种变化正是得益于《浮生六记》，新戏的创作，让我的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。”

这一年底，谭正岩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开两场专场纪念出科十周年。其中一场文武双出专场。演员一般都是先演文戏，后演武戏，因为武戏要耗费很大的体力，先演武戏对后面演文戏时的发挥有很大影响，功力不

够，唱高腔时底气会不足。但此次谭正岩偏要挑战这一“禁忌”，先《战马超》，前长靠，后短打，与张飞杀个昏天黑地；再《将相和》，谭正岩饰演的蔺相如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把廉颇感动得背上荆条来请罪。之所以要这样安排，谭正岩说，一是要挑战自己，其实平日里他都是先练武功，再吊嗓子，先武后文已习以为常。二是展示自己，这十年来展示自己的机遇不多，有人说他不是唱戏的料，有人说他只是顶着谭门第七代的名头，他要证明自己，磨练自己，让观众看到，“这十年来，我没有放弃，没有偷懒，一直在努力并已经有了一些进步。”

### 希望京剧艺术真繁荣

十几年间，谭正岩慢慢得到新老戏迷的认可，成为名副其实的谭派“扛旗者”。他也被京剧现状弄得迷茫，在窄小的练功房里，谭正岩讲起自己作为青年演员的焦虑迷茫：“我们青年演员希望多增加舞台经验、多实践，这样才能更快成长。但是几年前，京剧院小角儿非常多，轮到自己几场演出非常难。天天练功，见不到观众，这是弊病，必须多见观众才能成长。”

积弊多了，演员们对艺术的追求就会下降。“现在有些演员态度不对，觉得自己好好演一晚上也是这么多工资，不好好演也不少赚。这样就会导致京剧演员水平一拨不如一拨。虽然不用场合追求完美，但是也不能敷衍艺术。有的演员每场不是自己找不足，下场改进，而是想着我这场唱着费劲，下场我改个唱腔；这场我这个





谭正岩演出小剧场京剧《浮生六记》剧照

动作做得有点累，下场我偷个懒观众也看不出来，失去了对艺术的追求。京剧是一门虚拟的艺术，现在越来越假。”

这种状态在谭正岩进入北京京剧院几年后终于有所改变。“目前院长抓艺术品质抓得非常紧，也特别及时。而且我们不但坚持京剧艺术的精益求精，而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。”谭正岩有自己的粉丝团，但他从来不送票。粉丝们要看谭正岩的戏都很自觉地买票。他乐于为自己的粉丝们讲戏，培养他们对京剧的兴趣。比如谭正岩会问朋友们喜欢哪个历史人物，喜欢哪个历史人物就去看关于这个人物的戏，

“你对白蛇的故事感兴趣就去看《白蛇传》，你痴迷《三国演义》就去看‘三国故事’的戏。拿心中的历史人物和台上的人物对比，就会培养起兴趣。

如果台上是个好演员就能吸引你慢慢爱上京剧。大多数朋友第一次听我讲完后，我就自己掏钱买票请他们看戏，但我从不赠票，制造虚假繁荣。”这与现在院里的风格很一致。“我们院长是这样要求也是这样做的。”

谭正岩希望看到京剧艺术的真发展。纵然路途艰辛，他也乐于尝试。2012年，北京京剧院推出剧目项目制。谭正岩主动加入另一出小剧场京剧《碾玉观音》项目中，同样是一群年轻人，这次他们要在全剧制作模式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创新。“我们是剧院试行项目制以来最早进行试验的剧目，原来是院里派什么戏演员唱什么戏，现在允许我们自己往院里报项目，获批后，院里负责创作费，其余的由我们主创人员入股自筹。我们主创人员是持股人，要自己找剧场、谈场租、定票

价，最后再根据收益进行分配。”

在《碾玉观音》中与谭正岩配戏的是赵派青衣吴昊颐，为了让她尽快找到花旦活泼俏皮的感觉，谭正岩推荐她看电影《见龙卸甲》，里面有个演皮影戏的女孩儿，演员年龄已经很大，去把一个女孩儿的灵动诠释得惟妙惟肖。经过几个月的磨合排练，《碾玉观音》已在2014年底进行过彩排，谭正岩略带腼腆又难掩期待地说，他们力争2015年春夏之际首演。他看好小剧场京剧，“创新的形式能吸引年轻人。我的粉丝里有很多人是看完小剧场京剧《浮生六记》后，受到感染成为我的粉丝，而且慢慢开始走进大剧场品味传统大戏。这不仅是年轻演员的一个出口，而且是京剧发展的平台。”

责任编辑 李菡丹